

长江作家书系/陈儒家 主编

放牧性灵

曾
臻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灵性牧放

曾 臻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牧性灵 / 曾臻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7

(长江作家书系 / 陈儒家主编)

ISBN 978-7-80240-212-6

I. 放… II. 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392 号

放牧性灵

作 者: 曾 臻

责任编辑: 杨淑萍

出 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

策划编辑: 南京中山文学院编辑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84040746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南京四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0-212-6

定 价: 260.00 元(全套)

序



“南阳作家群”这个名字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了。除了我，还有一批如同周同宾等的全国作家协会会员相当一批的省作协会员和更大批量的市级作协会员。有人说，“在南阳街头，一不小心就会和一位作家擦肩而过”——这固是有些夸张，然而进行一下地域人文比较，确实是此地一幕异样的景观。

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说不出个确切的所以然。有说因南阳区域文化形成较早，积淀很深。但我认为，洛阳、开封比南阳“还要深”，却并未出现类似的现象。有人说南阳是个盆地，相对的封闭。但全国大大小小的盆地，比南阳还要封闭的地方有的是，别的“盆地”怎么没有作家群？还有的说，南阳领导层关注文化事业，重视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这话是有道理，然而转思，哪个地方的领导“不关注”、“不重视”呢？有的地方甚至领导自己就是不错的作家在当，怎么也该有个“群”吧？

想来想去，这些理由都有根据，但都“不完善”。我躺在被窝里有时会想到这一问题，我觉得：首先是有几个热爱创作又爱好交朋友结文缘的，同时又有了相当创作成就的作者密切过从，互相鼓励搞创作，形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兴奋点”；有一个能提供创作者发表作品的阵地，如果当地的党委和领导

又很仔细地注意保护和培养这个“点”，有这么一个小气候，一个适宜作家成长发芽的温室，慢慢地，“蘑菇”就在这气候和温室中生长出来，成了一个“蘑菇群”，也就成了一道景观。

大家多认为我是南阳作家的领军人物。但我其实在南阳这一群中出道很晚，是年纪老大的“后起之秀”，宛军的一员客将吧。我只是占了知名度高的一点，人们想当然的就那么认识了我。

送来书稿请我写序的曾臻，她就是“宛军”中的早期成员。她年纪虽比我小许多，可我的文学作品处女作发出是1986年，比她还要迟一些。

这个“军”的真正的创始人，有小到大的奋战带头者，是乔典运，余者还有孙幼才、周熠、周同宾、廖华歌、马本德、兰建堂、秦俊、行者……这些人创造了形成了宛军的墙，他们的成就造就了他们的声名，现在也是显赫的。

但曾臻不是显赫的作家。她在宛军花丛中自在开放，随缘就分任从春荣秋谢的一丛小花，带着野性的芬芳，在门窗外无意识地飘散着自己的馨香。

我认识曾臻，是通过老乔的介绍。时间记不清楚了，大约是1989年的秋天吧。乔老爷（我们都这样称乔典运）从三峡来，一块吃过晚饭，乔老爷说：“走，咱们看看曾臻去。”我们便一起去了“专医院”——曾臻，在那里做医院的宣传工作，“写稿”。第一面的印象，我觉得她很清秀，瘦而且弱。似乎有点“不禁风”的那样，是个不事张扬，讷于言语但行动从容不迫的那样。住的一个筒子间，大约只有12个平米，书籍资料很多，却打理得很整齐。她和乔很熟，只是时而和我说几句——我猜她是怕我枯坐尴尬吧。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交往。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3点钟。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曾臻也一样。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我为安慰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有了家，不怎么写稿了。不料今年，近期，她突然打来电话，要出书了，要请我写序。

呀！这么多年，这丛野花仍旧在“春荣秋谢”！她仍在“业余”，然而她仍在“专业”，仍在风中释放她自己的清芬。

我有一首牵牛的诗：

野生沟壑篱树墙，
此花人间最寻常。
尘冕倘无牵牛藤，
天上织女锁机房。

送给曾臻吧，是为序。

2008年5月3日

目 录

序 二月河

第一辑 素心至情

淡月忍无痕	3
前已有约	7
青石小巷	10
废 墟	13
心雪几许	18
小桥风影	24
宛如天籁	29
苦 雨	34
年的感怀	37
俯首低眉对谁说	39
春联三昧	43
正月的回望	47
欲说还休	49
家那个地方	58
追 悔	63
笑对人生乔公无泪	68

心灵的安静	71
走落了闲情	74
感悟孤独	80

第二辑 放牧性灵

二月河的画	89
秋里听箫	91
别样的奢侈	93
闲淡垂钓人	95
游阳朔 见徐悲鸿故居	100
小城音乐会	102
纸上读王小波雕塑	108
诗化艺境	110
芙蓉镇小记	112
人性中的神性	115

第三辑 灰色的生命

灰色的生命	123
秀木烙印	137
在人流的夹缝中	144
一个医生的惋叹	151
清晨小菜市	158
丑 陋	162

偶记三章	166
------------	-----

第四辑 生命的暖色

生命的暖色	173
解读生命	178
黄昏空愁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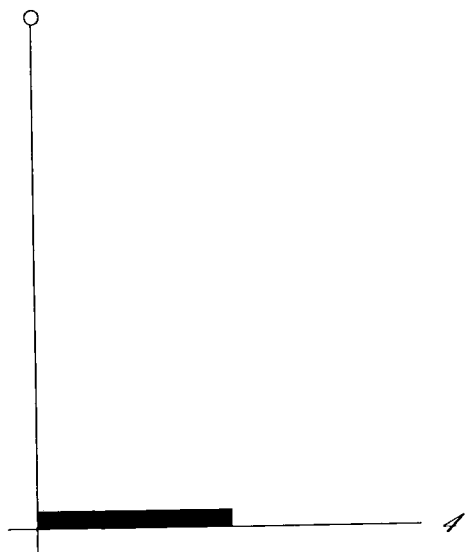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春日童话

春日童话	193
粉红的感动	197
孩子的赛事	200
望	206
有感于教育	210

第六辑 俯仰山水

幽谷野韵	221
杜甫西阁	224
九华山暮鼓	227
庐山云绪	229
碧波绿峰沁馨香	231
武陵竹韵	235
最是宜情处	237
桂林独秀峰	240

难忘屯溪	242
北戴河的三月	245
洞庭湖随想	248
山中秋晨	250
动感旅游	254
华山写意	259
 温柔之乡(代后记)	 267



第一辑 素心至情

生命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景物会与你结下一份永恒的缘，不管你的人生如何失意，又如何得意忘形，这份缘都会随你沉浮，一生一世绾在你记忆里。当你沉静地躺在床上或独坐书房，只要你的心绪在静静地梳理，你的情感都会在这里缱绻徘徊。

淡月忍无痕

日子是流影，和风而逝。南风吹来，野草又绿，芊芊然披靡坟头，跪祭人心底深浓的苦情刈了还发，刈了还发！

那是个冬日，我把母亲的病体扶上我独居的小床，伸一张小钢丝床在母亲的对面。小屋 10 平方米，小屋不窄，母亲和我自成一个世界。

那还在晚春，当医生从手术台上把一枚热血涌动的子宫用小弯盘托到我们兄妹面前时，我的腿无骨似的瘫软了。宫体腺癌，子宫全部切除，一个女人要走完自己的一生了，我的母亲竟是奉献得这样的彻底，我的眶子里盈满红色的泪。

入夜，这筒子房长廊里，幽黢黢的静寂，唯我一间小屋灯光忽明忽暗。我母亲的生命在沉疴中煎熬，偶有鼠儿一惊一乍“吱吱”两声，母亲忍痛地翻了个身，沉沉地“嗯”一声，声音从心底发出抑滞于喉，忍住了。忍得我喉头痉挛般的哽咽着。“给我倒点水，让我喝包头痛粉。”母亲说。这一小包一小包廉价的头痛粉是母亲病晚期的镇痛剂。这白色的粉末，其镇痛效力几何，那是一定要有意志力来支撑的。这时，我开始为母亲积攒强效镇痛剂杜冷丁针。这种令人想起大麻、海洛因之类的精神麻醉剂按药品管理规定，每天只能凭一张红处方取一支，一支镇痛的效力也不过三五小时，我便每天跑一趟药房，把这药一支支取回攒下，以便在母亲疼得不可忍受时能连续使用。

母亲总是背过身去，面对着床里空白的墙壁，墙壁上没有

饰物，散留些岁月剥脱的凹斑，母亲在那涅白的墙上髹绘着什么呢？是婴孩粉红的小嘴，是淡月下的姝影？母亲时而给我叙说点什么，然口吻平缓淡定像是对那毫无感知的白壁说的。

“我做姑娘时，人们喊我月亮，说天上一个月亮，地上一个月亮。那时，我已许给城里一个手艺人。我见过那人一面，长袍马褂，细高挑儿，长得也白净。后来，周家在东乡势力大，你那大伯是保长，亲自上门说媒，我就嫁给了你父亲……”

这时，我想起母亲年轻时那美丽的大腿和被裹脚布缠折了的两个小脚趾。母亲的皮肤白皙光洁如奶脂浸渍过的玉。儿时的我在夏夜的院子里，总爱依在母亲腿边，俏皮地捋开母亲的裤筒，枕在那柔软而富弹性的腿上玩耍撒娇，脑袋在上面滚着，小手在上面拍打着，嘴巴在上面使劲地吹出“噗噗”的声音，然后笑做一团。母亲赶不开我，我还爱捏两下她那两个缠折在脚底的扁圆的小趾头。而那粗隆弓起的足面，尚未缠成可再也放不开的畸形的足，我是不愿招惹的；它并无“纤小做新月状”之娇美，反倒呈现出残缺之丑陋，抚之令人心悸难受。三尺裹脚布一种荒诞的刑具，刑煞了男人和女人共有的青春激情，压抑的女性颠乱了男人的性情。我那靚如满月的母亲，她的韶华是怎样的被缠裹起来，至使骨折肉裂，惨疼转为麻木，而那两个小趾头又折得那般不失玲珑圆润，一个怎样的“忍”字把青春的渴望与娇媚苦苦地压在了脚底板下。

“你父亲是个好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就是没远见，守财奴。快解放时，我说卖地吧！他就骂我败他家业，最后落个富农分子，叫人斗死斗活，家也散了。我要不横下一条心离开东乡，你这仨哥都长不成人……”

“文革”，母亲被揪斗了。母亲畸形的足站在独凳上，我从斗争会场边走过，瞥见母亲的脚没有颤抖。母亲早在土改时因

挨斗跳过河，河水是柔仁的，母亲死而复生，带着她的孩子离开了那已不属于她的土地。但她并没逃掉阶级斗争的厄运。母亲在“文革”斗争中浑身浮肿，患上了高血压，虽然生命意志使她再一次挺了过来，然落下高血压终生不愈之疾。教科书上写着，长年高血压诱发宫体腺癌。

“让我再喝一包！”母亲转过脸来，眉头紧蹙。“给你打一针吧！”我说。我是护士，可以给母亲提供足够的方便。“头痛粉能行！”母亲坚持说。每每夜深，我都巴望旦光映窗，白昼的声光能略缓母亲的痛楚。而夜，四周的黑暗逼迫过来，反把一切都浓缩了，人生百味被黑暗煎熬成浓郁的药汁，任你用心啜饮。生命是92种元素合成的尘土，生命是为天地立心的灵核，你品出了什么了？母亲的灵在肉体上浮悠不定，灵在风烛残影里亮着，亮着犹如昙花般白艳短暂的回忆。母亲转向那湿白的墙继续叙说：

“其实，你有4个哥，老大5岁拉痢疾死了。娃子肚子疼得抱着我的腿直打蹴儿，跑遍了四乡没人能治，就怨去你外婆家吃肉吃的，我后悔呀！那是个很懂事的孩子，穿着长褂儿，来客了慌着搬凳让座，一副小大人样。后来又添了你这仨哥，直到有了你，虽是个妮儿，我咋看咋觉得你就是他……”那是关于一个远去了的孩子的死结，在一个母亲的心里硬生生地结着，这结几十年随她的心律动着。我想哭，我怕一发不可收。母亲忍着。我忍着，喉管里犹如塞进了一个多尖棱的石头，往下吞咽着，这重闷的刺疼一直放射至后背。小屋陷入了阴阳两界，面对生命的荒诞，母亲是那么认认真真地真真实实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子，母亲站在生命荒漠的边沿，这沉沉黑夜，她在望那冷月下沉寂的沙丘。

我并不认为母亲的生命快结束了。我从蟾胆鳖血中筛滤

着民间偏方,想滤出一个奇迹来。一个护士的知识理性被恋母情结颠覆了。我还在一支一支积攒着杜冷丁,好似每攒下一支就能为母亲生命延续一个日子。头痛粉,那白色的粉末粉饰了母亲的疼痛。

直到一天早晨,她喝下半碗牛奶,“哗”地一下喷射状啾出来,啾出来的是粉红色的血,我的心,惊颤地意识到母亲的生命已在旦夕之间了。这时的母亲再不要撕开那绿色小包头痛粉了,最后深长地唤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再无声息了。

瞬间,小屋化成了冰窟。三十几支杜冷丁针,晶亮的药液在我眸子里闪着诡谲的光,每一支都会给母亲带去数小时的安详,遭天诅的我,怎么一支没用!我抓起这一支支脆薄的安瓿,疯狂地掷向冰冷的四壁,欲让崩开的尖薄的玻片刺进我身上每一寸肌肤——疼!这是母亲忍受至终的呀!

野风把荒冢里的纸灰扬起,我的肉眼追逐极尽寻不见母亲的魂影。我向光影里,向黄土里,向年年枯荣的野草里发问:生命要这般的韧、这般的忍吗?母亲——荒野寂寥无声。



前已有约

暮色垂柳，方塘残荷，谐趣园静必朦胧，仿佛在追忆一个远逝了的清纯而美丽的梦。游廊三步一回五步一折，环水逶迤，倒影绰绰。水是滞水，即使风儿吹过亦无如绸的皱波。无奈池水已浅，枯茎残叶，半塘衰黄，蛙儿不鼓，蝉儿不噪，已是晚秋了。唯老柳树壮根虬结，盘曲如蛇，潜入青石隙缝，根须扎进塘底，养绿了蓬蓬一冠柳条靛叶，披离疏散，依依低垂轻吻荷叶，似在慰藉凋敝的荷塘。说着莲子已成，藕已美白，来年蛙鼓蝉噪时又是一塘圆圆亭荷举，碧叶托露，蜻蜓戏珠，蝶惹荷花，清流汨汨。“天行有常”，一切都生生不息……

合拢粗的柳干向水中斜挺着，我坐在蟠结的老根上，背过我的孩子和丈夫，面朝一塘枯荣，眼中有泪光闪动。如此的苍沉，如此的亲近心扉，如此的触动你的情感，这是因为在你激情如瑰丽的火焰般燃烧的那个夏季，一个青苍的黄昏，你来到这个生命中偶然邂逅的地方，这竟是一处世界名胜。你坐在这荷塘边的青石上，把你生命中最真纯最痴迷的爱放飞在这一池水面上，清漪、碧荷、垂柳、廊桥、书斋楼阁……

生命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景物会与你结下一份永恒的缘，不管你的人生如何失意，又如何得意忘形，这份缘都会随你沉浮，一生一世缢在你记忆里。当你沉静地躺在床上或独坐书房，只要你的心绪在静静地梳理，你的情感都会在这里停留缱绻徘徊。这种意味是陈酿的甘醇，醉在其中的你时